

對神秘的事物產生好奇是普遍的人性，每個小孩子都曾經在夜晚，渾身戰慄着聽老祖母講鬼故事，如何分辨哪些真實發生過，哪些是臆想？為了聽故事的快感，寧願相信那是真的，可一旦要追究，卻又大都落了空，即便發誓賭咒，終究舉不出一點證據，最後只得任其遁入虛妄。

對於這虛妄的存在，中國人的態度要比西方人的靈活得多。我們更承認現實，甘於將它置放在它該在的地方，當進行抽象認知的時候，絕不會錯過它。哲學里有老莊，文學里有志異，但輪到現實秩序的時候，則是“子不語怪力亂神”，這些又憑藉中國民間社會普遍的詩意性和諧地共存於一體。也因此，那個靈異的所在，於中國人留下的多是抒情的篇章。

我很欣賞明代徐渭的一則筆記，寫他夢中來到青山幽谷之間，見一道觀，欲走入，卻遭觀主婉拒，說這不是你的家，然後又取出一本簿子，翻開檢索一番，說你的名字並不是“渭”，而是“晒”。《紅樓夢》的太虛幻境，更是一個大境界。《牡丹亭》的生死兩界，則更加自由隨意，帶有瓦肆勾欄的俏達韻致。而在西方二元論的思想體系，卻此是此，彼是彼，非此即彼，定要搞個一清二楚。

即便是產生於近代的電影工業，其中的驚悚片，人鬼兩界也是劃分嚴格的，不像中國的鬼故事，界限相當模糊，只需要一兩點條件，便可互通往來。

這種靈活性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生死睽違的痛楚，可能有些俏達，卻不乏意境，有一種抒情性。我很欣賞中國民間社會對那一個世界的假想，既樸素又相當開放。在這里，人們常以轉世投胎來解釋生與死的交割，而轉世投胎又並不是生命的單一延續，而是從一物化為另一物。最著名的如“梁祝”神話的“化蝶”；《孔雀東南飛》的連理枝、鴛鴦鳥；《聊齋志異》中這樣的例子更比比皆是。

這些傳說背後也許是老莊的哲學，物物相通，天地貫徹，是從玄思而起，到玄思而止，離科學遠，卻與



文學的本質接近。

我認爲《聊齋志異》里“王六郎”的故事，可說是對“靈魂存放地”中國式的完整表達。故事說的是漁人夜晚撒網，一人獨坐小酌，酒香引來美少年王六郎，漁人便邀他入座，從此二人常在夜晚河邊對飲，結成好友。王六郎其實是個新鬼，因貪杯醉酒，失足墮河身亡。不久，王六郎做鬼滿了期限，得以投胎，二人高高興興地告別。不料，代他做落水鬼的卻是一個女人，懷抱嗷嗷待哺的嬰兒。王六郎生出惻隱之心，放棄了這次投胎的機會，女人從水中掙扎而起，王六郎則繼續同漁人夜飲。又過些時候，上天褒獎他有德行，納王六郎入仙籍，爲遠地一鎮的土地神。王六郎專來向漁人告別，囑咐他千萬要去轄地探望。漁人疑慮，神人路隔，如何相逢？王六郎則一味要求。分別之後，漁人日益思念心切，決定

前往。一進入地界，只見男女老幼蜂擁而至，家家留宿，戶戶請飯，說是土地神託夢，百般叮嚀盛情款待，將回報以五穀豐登。漁人告辭回鄉的路上，旋風平地起來，繚繞腳下，隨行十餘里，那是王六郎在相送。多么美妙啊！

《紅樓夢》則展現了這種境界的最高級，三生石畔絳珠草，受赤瑕宮神瑛侍者的甘露澆灌，爲報滴水之恩，決定陪伴下凡做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於是，演繹了寶黛之愛情。到了高鶚續的後四十回里，這境界就變俗了。黛玉死後，寶玉等地託夢，獨眠一夜無所得，嘆氣吟了兩句白居易的《長恨歌》：“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這木石前盟的仙氣被掃蕩一空，余下的就只是男歡女愛。我經常猜測，倘若曹雪芹寫完《紅樓夢》，那絳珠草與神瑛侍者會不會在三生石上重逢，經歷了一場紅塵故事，他們之間的宿債是了還是未了？他們還是不是原先的他們？如今，一切都隱匿於幽冥之中，真可謂天機不可泄露。三生石在中國文學里，大約可充當“靈魂存放地”，有了這地方，事情就變得不那么哀絕，有前緣，又有來世，生命得以經久綿延，生生不息。

作者：王安憶

數字游民

“數字游民”這一概念，最初由《Digital Nomad(數字游民)》(1997)一書提出。作者預言，移動和便攜式技術的發展將推動一種新生活方式的產生，讓人們可以擺脫工作時間和地點的限制，重構工作與休閒的關係。

如今，“數字游民”已從暢想變成現實。國內數字游民部落創始人 Jarod Zhang 表示，數字游民可以盡享“地理套利”(大意指賺發達國家/一線城市的工資，在發展中國家/四線小城消費)紅利，在全球自由地移動生活。Jarod 還提出“數字游民現金流”的4個象限：遠程工作、自由職業、互聯網創業、線上投資。他認爲，文案、設計、翻譯、編程等自由職業是由傳統工作到數字游民生活方式門檻最低的轉型切入點之一。

在世界著名的數字游民資訊網站 nomadlist.com 上，數字游民的發展被劃分為4個階段：第一階段爲2007—2013年。互聯網技術的提高使遠程工



作成爲可能，這幾年間出現了第一批早期數字游民。

第二階段爲2014—2020年。在以硅谷爲標誌的科技公司聚集地，遠程工作變得日常化，科技工作者引領了第二波數字游民的潮流。在這期間，全球興起了清邁、巴厘島、麥德林、布達佩斯、里斯本等多個數字游民中心(即數字游民聚集較多的地方)。

第三階段爲2021—2028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越來越多的人採用遠程辦公的方式完成工作，這爲數字游民進入主流視野提供了機會。

該網站還預測，2028—2035年爲數字游民發展的第四階段，預計將有約10億人在一年中的部分時間遠離故土，“游牧”在世界各地。

作者：陳靜

說出你的理由來

約翰·休斯頓是一位以睿智和古怪著稱的偉大導演，曾多次被奧斯卡提名，並獲得過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和最佳編劇獎，他獲得的其他獎項更是難以計數。

在家里，約翰教育孩子是以嚴厲和關愛並舉。

在他的悉心呵護和幫助下，女兒安杰麗卡·休斯頓在他執導的影片《現代教父》中表演出色，一舉奪得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最令安杰麗卡難忘的，是父親對她嚴格的教育和要求。安杰麗卡在回憶她的成長過程時，這樣寫道：

每天早上，我和弟弟托尼都要來到父親的房間，向他詳細報告當天的計劃。我和弟弟發現，父親喜歡成熟點的孩子，而不喜歡充滿孩子氣的孩子。或許是他本人智商高、學識淵博的緣故，他對傻里



傻氣的人，不太聰明的言語，都沒有足夠的耐心。

有一次，在晚餐桌上，我們的話題漸漸轉移到大畫家凡·高的身上。我有些隨意和輕率地說：“我不喜歡凡·高。”“你不喜歡凡·高？”他馬上接話道，“你先說出他6部作品的名字，然後再告訴我，你爲什麼不喜歡他。”當然，我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沒有說出來。父親勃然大怒，嚴厲地訓斥道：“馬上給我離開餐桌，直到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爲止。”在我離開餐桌後，父親又在我身後吼道：“你記住，無論什麼時候，如果不能說出你的理由，就不要隨便發表你的意見。”

作者：尹玉生/編譯

“好孩子”的危險

在我的童年時代，成人世界關於“好孩子”的標準只有三個：第一，成績好；第二，聽話；第三，不談戀愛。

英國心理學家唐納德·伍茲·溫尼科特認爲，一個孩子要想長大並發現自身本性中最深刻的部分，他的人生中必須有一個人能夠接納他所有的攻擊性而仍然愛他。“童年的意義就在於能表達很多壞的情緒而不至於有什麼惡果和報應。”所以，溫尼科特很怕“好孩子”，因爲他們做一切大人認爲他們應該做的事情，而這恰恰是問題所在——他們的“好”是一種必要，而非選擇。

溫尼科特欣賞，甚至爲那些會對父母尖叫、從他們錢包里偷錢的青春少年辯護。他認爲，這些“問題行爲”其實是一個孩子被好好愛過的證據。正因爲被好好愛過，所以他才敢於如此挑戰成人世界。他認爲，這樣的破壞對一個孩子來說有着重要意義。如果父母無法容忍這種破壞，過早或過嚴地要求孩子順從，會導致一個“虛假自我”出現——對外順從，表面上很好，卻壓抑了自己的重要本能，無法平衡社會性與破壞性，無法產生真正的慷慨或愛，因爲他不被允許充分探索自私與恨。

在他看來，那些沒有創造性、沉悶乏味的成年人，基本上都是在童年時期未曾被容許表現得像個真正的孩子，有孩子的一切不良情緒，包括嫉妒、貪婪、自私，但仍然被接納、被愛的人。

至少在我的記憶里，我18歲以前的人生幾乎完全是按照父母的意願活着的，很少會自由地選擇什麼，因此也不會對自己負責任。過度陸級的“保護”

20年過去了，我們關於“好孩子”的模型有了多大的變化呢？我們仍然對成績有偏執，儘管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就孩子的成長而言，個性的塑造遠比認知的提高重要。

越來越多的父母意識到，順從並不是一

木匠，還是園丁

種好的品質。順從的孩子無法自己思考，更容易受到同儕壓力的影響，也容易有歹意的成年人虐待。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在“安全”的名義下，今天的父母對孩子日常生活的監控、束縛與隔離，比起過去有過之而無不及。

人生就是一個接一個的難題。一個稚弱的孩子，如何長成一個健康、獨立、有擔當的成年人，不是通過清除他成長過程中的一切障礙、挫折與痛苦，而是幫助他學會自己應對這些問題。就像身體的免疫系統，你得暴露在病原體之中，否則你的身體不知道如何應對病菌的攻擊。從心理上來說，也是一樣，孩子需要暴露在適當的不適、失敗與掙扎中，才能學會應對這些挫折，才能激發他們自我應對的“抵抗力”。

幾年前的《大西洋月刊》上有一篇長文《如何讓你的孩子長成一個心理病人》，作者是一位從業多年的心理諮詢師，她在她的來訪者中發現一個奇怪的群體，他們明明有着十分幸福的童年，成年後卻覺得迷惘失落，有深深的

空虛感。

最後，這位心理諮詢師將病因指向父母的“過度保護”，對於子女“幸福”的偏執性追求，他們盡一切努力不讓自己的孩子體驗到哪怕一點不適、焦慮或者失望。這些孩子長大之後，哪怕遭遇人生中再正常不過的挫折與失望，也會有天塌下來一般的挫敗感。

木匠，還是園丁

那麼，我們到底應該怎樣愛我們的孩子？多少愛，什麼樣的愛才是恰當的？父母的愛與孩子的自由之間，父母的保護與孩子的自主性之間，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在《園丁與木匠》一書中，艾莉森·高普尼克——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發展心理學教授給出了一個很好的答案。

她認爲，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的主流媒體呈現的親子關係是一種典型的木匠思維。木匠是什麼？木匠是一種工作，是根據我的想法、我的品味、我的技術、我的藍圖，製造出一張桌子、一把椅子，或者一個書架。無論你的成品是桌子、椅子還是書架，它的優劣可以用



來判斷木匠的好壞。主流媒體鼓吹的“育兒”也一樣——你有一個原材料，那就是你的孩子，只要你足夠努力，技術和專業過硬，你的作品就會是一個聰明、成功、幸福的大人。在她的實驗室里，最前沿的科學研究所呈現的親子關係卻是另外一幅圖像——一個關於園丁照顧花園的畫面。

如果你是一個園丁，你就會知道，儘管你可能在花園里忙了一天，汗流浹背，就像那些一天下來覺得自己累得跟行屍走肉一樣的父母，但那些花花草草沒有一個地方是按你原來的心意長出來的。“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爲什麼會這樣？這里面其實有很深刻的原因。因爲園丁在種東西的時候，不是想着要種出最大的西紅柿，或者最美的蘭花。他創造的是一個生態系統，各種植物可以在里面共同生長，只要你保證土壤肥沃、空間安全，花花草草就能以各種你預料不到的方式自行應對環境的變化。就應對變化而言，花園比西紅柿大棚或者蘭花溫室靈活得多。

高普尼克認爲，從進化生物學的角度來說，這就是人類童年的全部意義所在——創造和保護這種生態系統。在這個生態系統里，各種新奇的、怪異的、有趣的、難以預測的變化都可能發生，孩子可以自由探索應對的方法，等他們長大以後，每一代人能做上一代人預料不到的事情。

所以，爲人父母，不是工作，不是木匠做桌子；爲人父母，是園丁種花，其本質是愛。這種愛沒有目標，沒有藍圖，但它確實有一個目的。這個目的不是去改變我們愛的孩子，而是爲他們提供成長所需要的安全、溫暖、自由的環境，或者說，一座“花園”。在這座花園里，一個生命層層綻放，最終他會找到屬於自己的那條路(即使那條路不是我們會爲自己選擇的)，他會塑造自己的命運，他會成爲獨一無二的自己。

作者：陳賽